



我的 婚姻
谁做主

刘笑笑 著

重庆出版社

目录

前言：婆婆是老虎.....	3
第一章 别让爱情冲昏了头.....	5
第二章 爱情，谢绝猜疑.....	22
第三章 做婚姻中的笨女人.....	30
第四章 婆媳门——为什么婚姻那么拽.....	37
第五章 爱情犹如一帘春梦.....	48
第六章 骗婚，为了男人还是为了梦.....	60
第七章 这个寡妇有点邪.....	68
第八章 北漂女人很受伤.....	79
第九章 我们的爱情与贫富无关.....	91
第十章 有权人终成眷属.....	101
第十一章 幸好爱情还活着.....	113
第十二章 跟爱情死磕，没意思.....	122
第十三章 拼婚，我的婚姻我做主.....	132

前言：婆婆是老虎

胡丽娜的电话打来时，苏小乔原以为会像以前一样，只是问候一下。谁知道接起来，全部是胡丽娜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就像世界末日来到！苏小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打死也想不通——天底下竟会有这等事？

以前就听胡丽娜说过，婆婆是只母老虎，现在，老虎要吃人了！

胡丽娜和谭永辉结婚的第一天，就想要个孩子了。

经一年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才怀上，胡丽娜的幸福感觉，随着肚皮的一天天隆起而滋长，成天扳着指头倒数正式当妈妈的那一天。可是这个过程太过漫长了，总是要出点意外。就在一周前，也就是怀孕快六个月的时候，突然腹部疼痛并出现下体出血，把胡丽娜给吓坏了，马上叫丈夫带她去医院。

医生叫他们别担心，胎儿已经完全成形，流血是因为他个头大，正常挤压造成的。然后给她做了保胎。胡丽娜虚惊一场，放下了心。

从医院回来之后，就发现婆婆不对劲了。婆婆深陷的眼眶里，一双被阴翳遮了三分之二的眼珠子发出幽深的光，那种诡异的感觉，就像黑森林里的老巫婆，不怀好意地盯着迷路的小孩。胡丽娜心里直发毛，没想到婆婆一开口就把她吓了一大跳——“把胎儿打掉！”胡丽娜只当她放了个屁，臭一臭就过去了。不料婆婆立刻就去找儿子撒泼，指着谭永辉的鼻子骂：“我们老谭家宁可断子绝孙，也不要一个怪胎出世！我这是为你们好，为这个家好，为了对得起谭家的列祖列宗，赶快去把怪胎做掉！”怪胎？胡丽娜心中那个气呀，她把医生的话复述了一遍，回敬老太婆说：“谁说孩子是怪胎，她自己才是怪胎！”婆婆哪容得她这样顶撞，顿时老虎发威似的大声一吼，挽起袖子就扑了过去。

胡丽娜不知哪来的勇气，第一次跟她钉对钉地扛上了，谭永辉拦着娘不是，拦着老婆也不是，急得在中间团团转，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公站出来大发雷霆，才镇住了场面。

这场小风波过后，婆婆对胡丽娜的态度坏到不能再坏，仿佛媳妇肚子里生长的，是一个将来为祸谭家的怪胎，而这个怪胎，全是由媳妇一手制造的。胡丽娜能躲则躲，能忍则忍，处处都是小心，只等分娩之日一见分晓。但是，夜长梦多，最可怕的事情还是来了。

老太婆拉来几个要好的老头老太太，你一言我一语地给谭永辉洗起脑来，说怀孕期间出血，胎儿会变成畸形胎，孩子生下来遭罪不说，连累你们当父母的受一辈子苦。还说，别相信医生的鬼话，有一种叫葡萄胎，B超都看不出来，等胎儿落地的时候才知道晚了。

还是打掉保险，反正还年轻，马上可以再要一个……谭永辉有些招架不住了，跟胡丽娜商量：“要不，我们去打掉吧？”胡丽娜像不认识他似的，甩下一句狠话，“要动孩子除非先杀了我！”

深夜，谭永辉摸进胡丽娜的被窝，双手上上下下，无比热烈痴缠。

作为一个妻子，胡丽娜很能理解丈夫这段时间的饥渴，何况自己也煎熬了很

久，没挑动几下就已经春潮泛滥，双方的欲望势同烈火，一发不可收，胡丽娜呢喃地求他停止，扭摆的身子却欲拒还迎……谭永辉步步进逼，准备进入的时候，胡丽娜猛然恢复了理智，疯了吗？现在还不能要！

谭永辉死乞白赖，说快要憋死了，哪怕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几下也可以……胡丽娜死活都不同意，谭永辉气急败坏，但始终无法得逞。

第二天谭永辉忽然翻脸，和婆婆一起要拉她去医院。胡丽娜如梦初醒，丈夫求欢的真正目的，竟然是想用这种方式将孩子葬送掉。原来，他早已倒向了婆婆那边，见软的不行，就直接撕破脸皮。太卑鄙了！胡丽娜气得双眼发黑，这是杀人！而且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都说虎毒不食子，哪个婆婆和丈夫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无论她如何哭天抢地，拼命抗拒，婆婆和丈夫都像是失心疯晚期，全没了人性，生拉活拽地送她去医院，胡丽娜双拳哪能敌得过四手，只觉得天旋地转，脑袋“嗡”地一下就失去了知觉……苏小乔急如星火地赶到医院时，胡丽娜已经换了一个人，肚子空空瘪瘪，目光呆滞地躺在病床上，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任苏小乔怎么喊都不吱声，忽然又死死地抓住她的胳膊，声嘶力竭地冲她大喊大叫：“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

苏小乔被深深震撼，胡丽娜希望她别走自己的老路，不要以为找对老公就可以，其实选一个好婆婆比什么都重要。

否则，婚姻就是一个地狱！胡丽娜告诉她，因为胎儿太大，流产时严重刮伤了子宫，她以后再也不能做母亲了。

胡丽娜痛不欲生的样子，深深地刻在了苏小乔的脑海里。

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设想，更加变得模糊起来，这一切，要从两个礼拜前说起……

第一章 别让爱情冲昏了头

说起小乔和未来婆婆的初次见面，可能算得上婆媳史上第一等新鲜事，让人跌破眼镜又笑落了大牙，但这却是苏小乔倒霉十足的日子。

事情是几个钟头前开始的。整个下午，苏小乔都趴在桌子上，直勾勾地望着那杯泡好的咖啡，仿佛跟它有八辈子的深仇大恨似的，任由那近在咫尺的电话“丁铃铃”地响个不停。旁边的柳若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帮她接起了电话。是上海发来的传真，柳若颖把接到的确认单据摆在她面前，拽了拽她的衣服，又指了指里间办公室，提醒她再这样下去，老板可能要发飙了。苏小乔的眉头皱了一下，身体却像穴道被点了一般。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她已经快要发狂了！

见到苏小乔这副模样，连要修改的订单也不管了，那位西装革履、人五人六的李忠良同志屁股也不稳当了，一会儿站起来倒水，一会儿跑厕所，又朝柳若颖挤眉弄眼，气得柳若颖一把抓起文件夹扔了过去……中午美美的一顿鲜藕炖排骨，就是被这厮硬生生地搅和了。当时，苏小乔和柳若颖正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这厮端着餐具不请自来，一屁股就坐了下去。他是公司的出货经理，一个喜欢钻牛角尖的土老帽。从苏小乔进公司的第一天起，他就公开追求人家，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时苏小乔每天上下班，都由高大帅气的男友周挺负责接送，连插根针的缝隙都没有。他的追求对苏小乔来说，无异于一只苍蝇在旁边绕来绕去，招人厌恶。这件事可能给他那并不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搞懂，自己有哪点不如人？因此暗地里发誓，有朝一日定要苏小乔明白，古今中外的小白脸其实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打这以后，关注周挺的一举一动，就成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没想到啊没想到，皇天不负苦心人，今儿个冤家路窄，真的就让他抓到了周挺的把柄，并且机敏地拍下照片留作证据。怀揣一颗重磅炸弹的李忠良坐在苏小乔的对面，却装作漫不经心地扒拉盘里的菜，“对了，小乔，你男朋友今天上班吗？”“不上呀，他今天轮休。”苏小乔夹起的排骨落在半空，眉毛挑了挑，“你问这个干吗？”“呵呵，随便问问。我今天不是去陪客户吃饭嘛，就是那个台湾老头。他爱喝茶，尤其是御龙茶庄的茶，那茶叫一个好呀，特醇，倍儿香，有机会我带你们去品品……”“得了，御龙茶庄是什么人物消费的地方呀？连一瓶两块五的康师傅冰红茶都舍不得请的人，还御龙茶庄呢，难道突然做了手术变了性？”柳若颖出了名的心直口快，白了他一眼，对苏小乔说，“别理他，吃完饭陪我去买衣服。”苏小乔也笑着说：“就是，真要请我们去也不敢喝啊，那碗里装的哪里是茶啊，简直就是你的血啊。”说完，和柳若颖“格格”地笑起来。

“瞧你们说的，就跟葛朗台翻版一样，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李忠良的脸有些青白不定，竟摸出钱包壮了壮声色，“再说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莫非你家周挺没带你去过？”“他有俩钱没地方糟践呀？”苏小乔觉得这话有些刺人，撇撇嘴说，“不是我自卖自夸，我家周挺就不像某些人那么虚荣。”“咦，这可奇怪了。”李忠良作纳闷状，小声嘀咕道，“难道我近视加深了，还是老花了……”

柳若颖比较敏感，“打住！听你这口气，难不成今天和人家狭路相逢了？”“我只见过他几次，不太敢肯定。”李忠良两眼瞟着苏小乔，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有啊，他当时……我想周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不会的，不说了，吃饭吃

饭……”苏小乔听他说话山路十八弯，又卖起了关子，心里已经着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见他在御龙茶庄干什么？”李忠良立即抄起盘子走人，“我吃饱了，两位慢用……”苏小乔急了，“站住！”柳若颖眼明手快，一把抓住李忠良的衣角，“话说半截就想溜？还不快从实招来！”李忠良一脸不情愿地坐回去，掏出手机递了过去，“你自己看吧，但愿只是一个长得相似的人。”500万像素的三星手机，摄影效果本来就不差，加上李忠良用心良苦地拍摄，恰到好处的距离和角度使这些照片更加清晰。苏小乔按着查看键，身子顿时过了电一般——照片里的男人，一眼就可以认出，除了周挺还能是谁？柳若颖在一边双眼瞪圆，吓得不敢吱声了，呆呆地看着苏小乔，看她将照片一股脑儿地发到自己的手机里……每当想起与周挺的相识，苏小乔都要感谢上苍一番。她相信，他们二人是真正的缘定三生，哪怕这过程一波三折，充满了酸甜苦辣。大学一年级刚入校那阵儿，苏小乔单纯得像张白纸。

有一次跟着同学外出购物，在商铺林立、人流拥挤的街道上，不知是同伴的恶作剧，还是因为自己眼睛不够用，等回过头来，她发现自己竟然落了单。人生地不熟的她，像只迷途羔羊似的停在原地，东张西望地等待同学回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同学没有等到，却走来了一个俊朗的男生，手里抱着一摞书本，心无旁顾的样子。苏小乔不由自主地跟在后面，见他上了一辆公交车，她也跟着上车。接下来，逛完书店，又进面包房，就这样一前一后，一处转一处，茫茫人海中，他成了她唯一的定位和目标。而他似乎并不知道背后一直有个漂亮的跟屁虫……直到走进一家体育器材店，苏小乔的双脚开始抗议，终于失去了耐性，拣起一个篮球就朝他扔了过去。篮球正中后脑勺！他摸着头转过身，当看到苏小乔的一脸委屈时，原先的惊诧变成了迷惑。苏小乔指了指两人身上同样的校服，问他还要逛到什么时候才肯回学校？他才明白过来。其实，途中他已注意到有一个若即若离的女孩子，踩着他的脚印东游西荡。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不是一回两回，所以没往心里去。却不曾想到今天“孔雀”了一回，自己只不过是她的一只导盲犬。误会消除之后，他欣然领命，带着苏小乔返回了学校。这个男孩就是周挺，初次相遇给苏小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却没有让双方更进一步，事情一过，又各不相干了。但是，缘分既然已经拉开序幕，往往不会草草收场。转眼到了金秋10月，外面的篮球大赛热火朝天，把教学大楼搞成一座荒城古堡，只有苏小乔无动于衷，一个人待在教室里啃她的书本。直到一位老教授进来打断，请她去办公室帮忙搬东西。苏小乔一口答应，等见到比她还高出一头的教学模具时，顿时傻了双眼，对着年过半百的老教授，又不好意思反悔，只得硬着头皮搬了起来。歪歪斜斜地走了几步，就已经香汗淋漓。这个时候，周挺奇迹般地出现了。不！纯粹是从天而降，他穿着大红色的球衣，手里滴溜溜地转着一个篮球，二话不说走过来就接了去，沉重无比的模具在他肩头似乎十分轻巧。他们一同打发了老教授，周挺说他准备出场了，邀请苏小乔去观看比赛。赛场上，周挺左冲右突，技压群雄，其他队员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苏小乔的眼睛随着他的身姿移动，心跳跟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声加快，最后情不自禁地跟着又喊又蹦起来……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恋爱，宿舍的人都替她担忧，说这类帅哥一般勾女有术，而且十有八九是花花公子。即便不是见妞就泡，玩完就甩，谁知道会不会要跟几个姐妹们资源共享呢？让她千万不要冲昏头脑。苏小乔只是笑，觉得她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哪怕把周挺形容成糖衣毒药，只要往她们中间一扔，估计马上哄抢一空。这么轻易就到她苏小乔手上，叫人如何能够不得意地笑？爱情总是让人欢喜让人愁。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爱情是各种热情的混合物，包括对肉体的崇拜和精神的崇拜。由

恋爱到性爱是自然而然的跨越，苏小乔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个。和很多女生一样，她不是封建礼教的殉葬者，当时校园 BBS 有句话：女孩子的衣服脱得越早，离幸福就越远。她认为不无道理，问题是一直不给的话，可能会破坏双方感情。所以说恋爱就像一个玩火游戏，想要激情燃烧而又全身进退几乎办不到。然而，尽管两人在一起如胶似漆，这早晚的事在她身上却迟迟不到，每次亲热虽然是心花乱开，周挺却从没有由外而内继续深入的意思。苏小乔对自己从不乏自信：非主流波波头衬着一张瓜子脸，细直鼻梁，小巧的嘴，大大的眼睛能说话，有几分“卡哇依”的娇憨。

平常喜欢穿杰克·琼斯的紧窄牛仔裤搭配风格简约的短小 T 恤，三段式的曼妙身姿，在衣服包裹之下呼之欲出，光洁细滑的皮肤，宛如凝脂软玉……少女的清甜可人无处不诱惑，周挺怎么能够入宝山而空回呢？说起来是荒唐的，苏小乔原先的担忧被证实是多余的之后，不但没有好过，反而更加着急起来。多次暗示未果，不禁开始怀疑，周挺自制力那么好，是不是没有爱到那一步？要么，就是与别的女人风月过度？别是一个银样蜡枪头那就糟了！这不是个小问题，继续下去很让人窝心，想来想去，还是去找好友胡丽娜说说。胡丽娜家离她家只有几十米，比她大一岁，两人从小玩在一块，可以说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关系，一直到胡丽娜考入北京一所高校，苏小乔在第二年步其后尘，专挑北京的学校报考，结果真的被另一个学校录取，跟着开进北京城。但她失望地发现，她们已经不能要好如初了。胡丽娜衣着时尚，一头染成栗色的长发垂到胸前。脸上薄施粉黛，使本就漂亮的面容更娇艳。浑身上下洋溢着成熟魅力，到哪里都是男生们的关注对象。她的同班同学谢军，更是穷追猛打，最终俘获了她的芳心。两人在学校附近一个被戏称为“堕落街”的居民区租了一个小间，胡丽娜成天和心上人出双入对，卿卿我我，没有过多的工夫理会苏小乔。苏小乔常责备她重色轻友。胡丽娜笑笑说，将来你就会理解的。后来，轮到苏小乔和周挺好上了，她才明白了什么叫如胶似漆，从此，她与胡丽娜更加疏于往来。听完苏小乔含羞带臊的叙述之后，尽管事先约好不许笑，胡丽娜还是笑了个花枝乱颤，把苏小乔闹了个关公脸。这事才叫稀罕，胡丽娜说，男人对女人的渴求，向来都是叫花子留不得隔夜食。她见苏小乔一无所知，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自己的经历。她和谢军认识不到一个月就那个了。谢军这方面很强，可以说是一个疯子，就像一天三顿缺一不可，甚至连她来例假那几天都想硬来……苏小乔听得张口结舌，心如小鹿乱撞。胡丽娜生性直爽，认为只要双方情投意合，用不着忸忸怩怩的，说对方要是块木头，你完全可以主动一点嘛。苏小乔觉得这种事要女孩子主动要求，会羞死个人的，就这样维持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她捉摸不透周挺，这个人别的毛病没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假正经，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呀？肚子里咽着苦水，开始找起了不自在，小题大做或者无中生有地和他争吵……很多人都打赌，苏小乔和周挺绝对好不到两年，似乎都热切地盼望着他们告吹的一天。结果这些人都闪了舌头，一晃八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彼此相伴，感情有增无减。

她多希望嚼舌根的人全都一生平安，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看他们恩爱到白头。与周挺在一起，无论经历什么风雨，她都能一路坚持。面对此情此景，胸中一下子打翻了五味瓶，她只感到强烈地想吐。她怎么能够相信，周挺会背叛自己，而且跟一个半老徐娘搞在一起？照片上，周挺和对方勾勾搭搭，亲亲热热，大庭广众之下，居然能够如此肆无忌惮！那臭不要脸的老女人，笑意盈盈，好像无比满足和享受，人怎么能够这样厚颜无耻？周挺啊，周挺，你这个天杀的，怎

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苏小乔在心里不停地骂，胸口一阵阵地绞痛。李忠良愤愤地说：“这个周挺太不像话了！你看看，在外拈花惹草也就算了，怎么能去招惹一大妈呢？说句公道话，这么低的品位，不仅是给小乔丢人，连我们男同胞的脸都丢尽了……”“闭嘴吧你！”柳若颖恨不得拧他一把，“你是好东西？说的这些还叫人话？”“那我收回刚才的话。”李忠良有些畏缩，又指着屏幕讪讪地说，“仔细看看，这个阿姨老虽老——也算个资深美女，说明——说明周挺魅力大，老少咸宜，大小通吃，真是我们男同胞学习的榜样……”“够了！”苏小乔猛一拍桌子，冲出餐厅往楼顶跑去……站在城市的高端，一头秀发被风吹得四散，脚下的事物一如往常，而她的世界，正在一片灰暗中坍塌。柳若颖找上来的时候，苏小乔已经成了泪人，蜷在护栏的一角嘤嘤哭泣。柳若颖劝她冷静下来，千万不要犯傻，或许事情没有想象的严重，苏小乔更加激动起来，铁证如山啊，还不能说明问题？八年了！深爱了八年的男人，背着她干出这样的勾当。坚守了八年的感情，就这样轻轻地一捅而破，这个世界还怎么叫人活？“看起来确实挺暧昧，但也就是拉拉手，又还没有发现别的……”“只是拉拉手？众目睽睽之下都这样明目张胆，换个没人的地方，那还不得……”苏小乔说不下去了，一提起来心口就像针扎。柳若颖好说歹说，总算把她劝下了楼顶，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在这个下午，苏小乔想了很多很多，但是满脑袋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那个贱男人，当面做个了断！这股子强烈的冲动，让她实在等不及下班，一张假条摆在正在接电话的老板面前，未等对方反应，她就急匆匆地出了办公室。

一切，真的这样开始了么？而他们两个，就这样结束了么？世事的无常，感情的微妙，有谁能说得清楚呢？北方的春天姗姗来迟，依然是寒风料峭，漫天的沙尘，散布在穿梭来往的人群之中。地铁里的人形形色色，神态各异，脸上大多带着倦意。满目的衣锦繁华里，掩盖着人们的多少心事？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怎样的过去，正处于什么情况？将来，又会发生什么事……苏小乔的脑子里乱七八糟，命运莫测、前途未卜，似乎一切都混沌未开。开往东四十条的地铁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她才发现坐反了方向。最终，从出口冲了出来，又拦下一辆的士直奔五棵松。“小姐，一共八十五块。”司机开到地点，发觉乘客不知道给钱，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撕了发票转过头来，才看到对方正泪流满面，“您这是……是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不问倒还好，这一问之下苏小乔悲从中来大哭起来，弄得司机有些不知所措，看了看车外说“别哭啊，要不……要不我给你打折，收你八十？六十？我说您歇口气再哭行不？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呢……三十怎么样？哎呀，您别哭了，再减下去就该换成我哭了……”苏小乔勉强一笑，抹了把眼泪将钱递给了他。从车上走下来，像只刚从河里捞上来的小猫。在路上她一直在想见到周挺该怎么说，怎么骂，没头没脑地哭了一路，她觉得自己软弱透了，明明是他做错，为什么痛苦自己背？坐到路边树下的木凳上，可以清楚看到不远处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面的6-201室，就是她和周挺共筑的爱巢，里面所有的甜蜜都只到今日早上为止！三十来平的空间里，大大小小的家什器具，都是她省吃俭用一件一件添置起来的，屋内的摆设和装饰，一处一处都是亲自动手的成果。虽然不够宽敞，也算不上堂皇，关起门来，就是完全属于他们的天地，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经年累月地装满了一屋。

能走到今天绝非易事，他们的感情曾一度出现危机。交往了三年之后，周挺毕业了，返回南京去找工作，把苏小乔一个人留在学校。而胡丽娜也于同期毕业，只不过，走得并不顺当。她和谢军，与其他学生恋人一样，面临着毕业的重大抉

择，同学们各奔东西，转眼就去离散尽，两人在租屋里继续厮磨了一段时间。久留非可意，欲去犹缱绻，最后，谢军收拾行李先她而去。那一天，胡丽娜抱着苏小乔大哭，简直是痛断肝肠。一朝分手，几乎已成诀别。苏小乔忍不住跟着落泪。在周挺走后，她每晚都在被窝里哭。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胡丽娜和谢军曾经合计过，她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愿留京。不一样的是，谢军壮志踌躇，一心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到西部大开发去了。

胡丽娜则是故土难离，决意返回生她养她的家乡。哥哥胡强和嫂子在外东奔西走，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自己若是也出外闯荡，父母膝下无欢会更加寂寞。她想让谢军到那边落户，可以继续这段感情。谢军对她的想法很是不屑，好男儿志在四方，困在一个小地方，能有什么大作为？

反而想让胡丽娜跟着一道走，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地！两人都没想到分歧这么大，而且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每天相望泪眼涟涟，分别已成定局。“你们呐！”苏小乔大吃一惊，说，“只要任何一方作出让步，不就可以在一起了吗？你也真是，他不肯跟你回家，你就跟着他走嘛，做一对天南地北双飞客。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以说放弃就放弃呢？”胡丽娜抽噎着说：“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仔细想了很久，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幸福稳定，我不能将一生的幸福孤注一掷，全部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一条道走到黑，那样太不切实际。谁都算不到将来会是怎样，一时冲动，一脚踏错，可能会影响整个人生，到时候就追悔莫及了……”苏小乔被刺痛了，“杰克逊有句名言：‘如果在天堂里见不到我爱的人，那天堂不能算是我的天堂。’只要有爱相随，到哪里不是一样生活？失去了所爱的人，即使是过上锦衣玉食，富贵骄人的生活，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相爱的人，往往都不能在一起。”

胡丽娜长叹一声，脸上写满困顿和凄然，“小乔，有些人注定有缘无分，人这一辈子，总会遇上一些人，谢军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一起爱过、痛过，从生命之河趟过，最后保留在记忆里，人生不就是如此吗？没有十全十美，更不能样样抓住。爱情，让人刻骨铭心，但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好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世上只有一个谢军，你爱他不是吗？今后想起这个人来，你难道不会后悔？”“也许会，但人总是要面对现实……”这是苏小乔和胡丽娜头一次失去共同语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多么残忍的现实？不都在说，爱是世上最伟大的力量吗？苏小乔觉得无比的惆怅和失落，胡丽娜走后的日子里，她都在试图参透人生和情感的重大命题。整天魂不守舍，连课也不想去上。终于捱不住了，她让同学帮忙请假，连夜坐火车去了千里之外的南京。对苏小乔的突然到来，周挺显得非常意外。当晚，他准备安排她去住宾馆。苏小乔坐着没动，“周挺，我这次来是和你说分手的！”周挺感到摸不着头脑，“不要瞎胡闹好不好？”苏小乔冷冰冰地摇头。“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很多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一到毕业都各奔东西，劳燕分飞了。现在我们分隔两地，再拖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倒不如早做决定，放下包袱好各奔前程……”“这是什么混账话？”周挺不敢相信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个傻瓜！不要有个风吹草动就胡思乱想，坚持自己的信念，走自己的路！”“说得轻巧！一句承诺、一个信念就想拴住感情，你不觉得太虚无缥缈了吗？”“我知道，把你一个人留在北京很孤独。你以为我就好受了？事业才刚起步，天天都有一大堆事做，满脑子装的全都是你，大家谁不是在忍受煎熬？——听我说，只要忍耐一年，等你一毕业，我们就可以重新在一起，再也不用分开了。”“三年

五载我都可以等，就怕等去等来一场空，我怕，你懂吗？”“你为什么这么悲观？”“因为我感觉不到你爱我，看不到我们的未来！”“苏小乔！说话摸摸自己的良心，我对你的心你应该是清楚的，你说我有哪里对不起你了？”“那你为什么不要我？”苏小乔满眼噙泪，终于说出积郁许久的话，“如果你爱我，怎么会一直不想碰我？是怕对我负责任吗？还是心里有别的鬼？”“我没有！”周挺像被点了软肋，怔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想等咱俩结婚那天……”“不！”苏小乔逼视着他，不顾一切地嚷，“我今天就要，现在就要，否则我们就分手！”这天晚上，在这间宿舍的小床上，两个人躺在被子里，音响里传来英格玛的那首《voyager》，呓语般的女声，带出一片梦幻迷离的欲望之海。

在这浪涛的包围中，周挺的双手爱抚着对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声音禁不住发颤，“小乔……我知道你爱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轻易动摇的对吗……”

“是的，很爱很爱……”苏小乔娇柔地扭动身子，翕张的嘴唇像一只渴极的鱼儿，“亲爱的，快来给我爱吧……”

纠缠了很长时间，苏小乔的意识差不多被掏空，感到周挺越来越卖力，随即翻身上来一阵乱撞。她一下紧张到极点……忽然感到他一阵激颤，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周挺就从她身上挪开了。苏小乔意兴全无，不明就里地问：

“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周挺掩面哭泣起来，苏小乔吓慌了，将他的头揽在怀里哄道，“没关系的，不哭，不哭……”周挺高大的身躯蜷成一团，像一个丢了心爱之物的小孩，“我不行！我真没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苏小乔的吻雨点一般落下，“不要紧，慢慢来，我可以帮你。”“你不明白的……”周挺说，反而更加畏缩起来，“真的不行，怎么都来不了的……”苏小乔明白了，周挺已经尽了全力。这种事情没有男人不伤自尊，何况是他这样一个外表魁伟、体格强壮的男人。过后，周挺仿佛一只斗败的公鸡，抬不起头来，终日惶恐不安。

苏小乔给同学去了个电话，多请了几天假。天天在家洗衣做饭，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将周挺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对此事只字不提。她想过了，周挺已经很伤心和无助了，不能再去踩他的痛脚，否则只会雪上加霜。值得安慰的是，周挺的失败，恰好证明了周挺没有其他女人，而且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处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倒是可遇不可求的。尽管心里有些苦涩，但是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

苏小乔的态度让周挺越发愧疚起来，一下班就往家里赶，抽空带她去秦淮河、玄武湖、夫子庙、等地四处游玩，还品尝了鸭胗、鸭血粉丝汤、七家弯牛肉锅贴等着名的小吃，两个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将所有烦恼抛到了脑后。回北京的头天晚上，两人难舍难分，一直缠绵到半夜。直到苏小乔已睁不开眼，周挺依然不肯罢手。苏小乔因为次日要赶车，所以任由他去，自己蜷在他怀里先睡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似乎还能感到周挺一直在折腾……忽然，被一阵巨痛惊醒过来，那个地方疼得好像裂开，但是有一丝奇妙的感觉。苏小乔又惊又喜，再疼也咬紧牙关。随着周挺笨拙而忙乱的动作，苏小乔莺声啾啾，一种巨大的快乐从下至上冲击全身，只是可惜，他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周挺浑身是汗，喜形于色，是苏小乔的宽容和温柔，让他不气不馁，苦摸门道，终于一逞雄风！苏小乔喜极而泣，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也尝到了男欢女爱魂销蚀骨的滋味。在分别前夜，他们总算把

自己全部交给了对方……苏小乔曾无意听到办公室几个色女胡侃，说男人的嗜好千奇百怪，什么乌七八糟的都有。有恋手恋足的，有痴迷衣裤的，有喜欢老女人的，也有男女兼容的……让人听着怪不舒服，所以当时也没怎么留意，现在一下子记起来了。这些年来，他们的性生活糟糕透顶，没有一次算得上标准。若是她不主动，周挺从不会有需求。每次要求来要求去，才像过意不去似的答应来上一回。而且，那副样子跟个苦工没有什么分别，蔫头搭脑，磨蹭半天才能唤起，然后恨不得早点完事，有些时候竟然继续不了而中途退出。在他身上，苏小乔觉得自己女性的矜持和羞涩几乎丧失殆尽了。有一次他竟然恼火地问，没有性爱难道就不可以相爱了吗？苏小乔为此困惑不已，感觉他可能是性取向有问题，但是又没有断臂方面的证据。现在心里亮了起来，莫非——他真的是喜欢老女人？苏小乔痴痴地望着那栋楼，眼泪哗哗地流个不停，脚已经迈不动了，甚至有了想死的冲动……她忽然一下振作起来，她决定了，哪怕是和他分手，也要弄个究竟，否则，一生都会留着阴影。可是她万万料不到，后来的结果，也让自己懊悔了一辈子。懒洋洋地掏出钥匙打开门，一个身穿睡衣，搔首弄姿的中年妇人出现在面前。双方乍一照面，大眼对小眼地都愣住了。苏小乔不用细认，立即猜出了她是谁。除了她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苏小乔顿时勃然大怒，在外面偷偷摸摸不算，现在居然跑到家里鸠占鹊巢，简直是要踩人头上拉屎了！她劈头盖脸地就骂上了：“你个老狐狸精，找不到男人的老骚包，勾引我男朋友，还敢到家里来，你要不要脸啊你？也不找镜子照照，人老珠黄一大把年纪了，还妄想老牛吃嫩草，你有什么资格，你凭什么破坏人家幸福？我告诉你，就是倒退三十年，你也没有人要！这是我的地方，你马上给我滚！滚出去……”“你，你，你……”中年妇女浑身哆嗦，接不上一句话。“你什么你，马上把我的睡衣脱下来！不然我亲自动手，把你剥光了拉到大街上去，让大家都来看你这荡妇的丑样！反正你也不要脸了！”苏小乔的嘴像机关枪一样，越“突突”越响亮，“我还告诉你，不管你和周挺怎么乱搞，就算我不要他，也轮不到你！还当自己是朵花啊？真是人不知脸丑，马不知脸长，想泡小白脸，不要白日做梦了你！”苏小乔恨不得三两下把睡衣撕烂，再将她满头卷发拔成一个尼姑。虽然已接近疯狂，但是一向斯文惯了，始终动不起手来，“你到底脱不脱？滚不滚？还赖在这找大巴掌抽啊……”

那妇人被喷了一脸唾沫，毫无还嘴之力，好不容易挤出几个字，“我是，我是……”“我管你是谁？你就是潘金莲……她娘，天底下第一号淫妇……”苏小乔更激烈的还没出口，就听到门外传来响动，接着门被推开，周挺提着大袋小袋走进来，抬头见到两人金刚对罗汉的架势，不禁手脚一凉，舌头也不利索了，“今天这么早下班呐？来，帮我搭一下手……”苏小乔两眼喷火地盯着他，心想果然做贼心虚！好一对奸夫淫妇啊，买这么一堆好东西，看来是打算共享大餐。本想看看周挺如何收场，苏小乔不争气的眼泪先流了下来，抓起沙发上的靠垫狠狠地砸去，掉头冲进了房间，“嘭”地一摔门，有瓦肯定也能震几块下来。然后，就听到门外头“呜”的一声也哭开了。周挺这时已是土地庙里放把火——慌了神！赶紧把东西放地下，“妈，出什么事了？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老女人的哭声顿时提高了八度，苏小乔在里边贴着门背听得一清二楚，当场就蒙了，周挺怎么叫她妈啊？从哪儿冒出一个妈来？前前后后一想，有些明白过来了。血压随之猛升160，心肝差点抖出来，惨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刚才狂骂的居然是未来婆婆！要不怎么说冲动是魔鬼！刚才一气过头，不问清楚就大泼脏水，就差八辈祖宗没有骂到，这回算是闯下大祸了！后面的对话，苏小乔一句没听进去。周挺听着他妈声泪俱下的控诉，脸色由青变绿，继而火冒三丈，跑过来将房门捶得雷声阵阵，

“苏小乔——快给我开门出来！”苏小乔现在很有一种见光死的感觉，不但打死不开，还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永远不出来。

昨天晚饭的时候，周挺跟她要了一千块钱，说今天给她一个惊喜。既然这么说了，她也就没有多问，哪里会想到，周挺第二天一大早是去接远道而来的妈妈。接到人后，先去全聚德吃了烤鸭，接着到那家贵得出名的茶楼要了壶茶和一些点心，花了几百大洋，唠了半天家常，到了中午才带着老妈回家。周挺让妈妈在家一洗风尘，自己去市场精挑细选买了一大堆菜。岂料欢欢喜喜地跨进家门，平时准点下班的苏小乔提前到了，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正盘算着怎样解释才圆满，才发现她们之间已经出了大乱子。周挺的妈妈叫牛莉，不是一般的人物，在院前巷尾街坊四邻可是大铁锤敲铜锣——响当当。年轻时称得上容貌出众，加上养颜有术，巧于装扮，已经四十好几的人，看起来四十不到。不单身材没有走样，还有些风姿可言。声音尖尖细细，听着直起腻。最好打麻将，也有一帮爷们儿牌友，也不知是她的牌真打得好，还是老男人们光顾着打她主意，总之，牛莉打牌那叫赌圣，逢赌必胜！因为运气好的邪门，更加深了关于她克夫的传说，老公英年早逝，大家都说是她给克的。男人谁无忌讳这个？想吃河豚又怕毒，所以围着她转的男人从来不断，大多也只是图个乐。牛莉的风流名声就这样传开，被唾沫弄得一身腥，实际上她自己知道，长期处于素身状态。这些传闻周挺既不清楚，也不相信，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因此很讲孝道。他平时脾气不坏，现在可是动了真怒，加上牛莉在一旁助势添柴，拍门不应，干脆一脚踹开。苏小乔无处可藏，心中喊着：天呐，你杀了我吧！周挺气势汹汹一进来就吼：“你是不是疯啦？吃错了什么药，我妈一来你就这样侮辱她，我妈哪里招惹你了？简直是丧心病狂，大逆不道……”“谁知道她是你妈啊？”苏小乔从未见他这样凶，一点情面也不留，不禁也恼羞成怒，“是你妈你不早说？你这个好儿子怎么当的？凭什么要怪在我头上？”周挺被呛了一下，又说：“我这不是没来得及说吗，谁知道你把事情搞成这样……”“等你解释？要不是碰巧撞到，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解释？”苏小乔一肚子委屈，说话也硬气起来，“昨天晚上你就该告诉我，可你偏偏不说！你妈今早到的北京，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开新闻发布会也够了，你仍然不吭一声！我实在搞不明白，你妈来就来呗，干吗要藏着掖着，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现在全都是因为你，让我搞得被动。”苏小乔虽怪周挺隐瞒不报，但是也清楚这错自己也有份，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关键是已经大错铸成，不知该如何去挽回。周挺自知有些理亏，就是盛怒难消，“你是在怪我咯……”“你要是光明正大，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至于出这档子事吗？你到底有什么好心虚的？”“笑话！她是我妈，我心虚什么……”“还有，昨天你要的一千块钱都孝敬你妈了吧？我再怎么不是，钱也是我出的吧？”

“得，得，得……”一提到钱周挺就矮了三分，现在窝囊就窝囊在这里。周挺从南京回到北京之后，就没有那么走运了。工作一连换了几次，最后留在中关村当了一名计算机销售员。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一干就是三年，收入却原地踏步，工资加提成平均每月两千出头。这几个钱，也就够他一个人吃喝。不说别的，光他们在五棵松的这套房子，租金就是一千八，而且还得半年半年地交。可以说，家里的开销基本上是苏小乔一个人在支撑。男人要是挣钱不多，腰板是难以直起来的。但是周挺不是没有一点底气。如果不是因为苏小乔，他是不会放弃南京的大好前程，跑回北京来讨生活，最后混到这个分上的。当年苏小乔一毕业，就去南京和周挺双宿双栖，北京名牌大学毕业，按说找一份工作并不

难，可惜她水土不服，到南京没几天就起了一脸疙瘩，连带着上吐下泻地活受罪，只好暂时窝在家里当宅女。周挺当时在一家大公司主管电子信息，工资待遇都还算理想，可是苏小乔实在待不惯，一场大吵之后，苏小乔毅然只身返回北京，经老师介绍，进入一家大型外贸公司，从此一帆风顺，月薪从三千一直干到八千元。周挺不得不辞去南京的工作，到北京与苏小乔长相厮守。回想往事，周挺常感到落寞，但这又能怪谁呢？他说，“一码归一码！扯这个你就没有错了？”“无风不起浪！”苏小乔委屈的眼泪簌簌而落，“要不是因为你，我会那么激动吗？你知道我在同事面前多丢脸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被人家包了呢……”“你就是神经过敏，脑子单边！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不能给我来个电话先问清楚吗……”“够了！什么也别说了，先去看你妈吧。”

苏小乔转身扑到床上，什么都不想听，相恋八年，这还是头一回见未来婆婆，就闹出这等丑来，以后怎么相处？本指望周挺为自己扛一扛，平息这场风暴，不料倒成了助燃剂，才走出门去，牛莉时断时续、逐渐走低的哭腔一下子响亮起来。苏小乔仓皇地走到门边探听外面的动静。“妈，你别哭了，先听我说好不好？让别人听到多不好啊……”周挺皱起了眉头，这么哭下去，不光是惊动左邻右舍，恐怕消防车都得给招来。

“你妈被人欺负了哭几声还不行啊？打落牙齿还得往肚子里吞？你不知道她怎么糟蹋我的呀，一见我就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要动手打人，你要是再来晚一步，你妈就要躺下了呀……”牛莉一边擤着鼻子，一边捶胸顿足，“你怎么不去教训她？去！替你妈出一口恶气……”周挺感到头皮都快炸了，嗫嚅着说：“妈，她做得是有些过火，但她不是有意的，这纯粹是个误会，这事要怪我……”牛莉悲愤交加地说：“周挺啊，妈被人欺负成这样，你怎么窝窝囊囊地夹起个尾巴？她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药？你这么向着她，想和她一起气死我呀……”周挺越急嘴越笨，“妈，妈，求您别这么说……”牛莉扯开嗓门号起来，“哎呀，人家说娶了媳妇就忘了娘，我还说我家儿子不会的呀，现在还没娶就开始不要娘了，周挺呀，你是给猪油蒙了心，生你养你的老妈，还不如一个小泼妇了，早知道千里迢迢跑来干什么呀……”这正是苏小乔最郁闷的地方。这些年来，周挺回家的次数也不算少，有时候她提出一起回去，周挺总是找理由搪塞。所以，一直未能与他妈见上一面，也不知道对方态度如何。这时，听到周挺好言好语、柔声细气地劝了一阵，又接着说：“我已经教训了她，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就当她和您开了个玩笑，再说，她也是上了别人的当，听了别人的挑唆才这样的……”“别的我不管，小挺呀，你爸死得早，丢下我们孤儿寡母两个人。妈除了你这个心肝宝贝，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有，不要让妈再为你担忧了。”牛莉抹了把眼泪，拉起儿子的手朝卧室方向大声说，“这个女人太恶劣了，将来有你受的，听妈的，这种祸害千万要不得……”周挺一听事情上纲上线了，忙不迭地说：“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小乔是有错，但错不至于此。事情都是由我而起，您要是还不解气就朝我发吧……”“误会！你看她那个样子哪里像是误会？既不赔礼也不道歉，又扔东西又摔门，逞凶完了就进屋去了，到底是她的错还是我的错？——是不是你们先商量好的，怕我来打扰你们二人世界，故意演这么一出双簧给我看？”

“看您说到哪里去了？她那是做错了事内疚的，不好意思面对您，我这就去叫她来认错……”周挺话音刚落，苏小乔低头推门走了出来，双眼红肿，可怜兮兮的样子让周挺有些心疼，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还得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是我不对，请您别生气了……”苏小乔哭过后的声音有些

嘶哑，反而让牛莉更加烦躁起来，她撇过脸去说：“你家人是怎么教你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怎么没一点教养？做错事还有理了是不是？声音这么小说给谁听呀？刚才那股狠劲儿呢？我看你就是成心的……”周挺赶紧打圆场，“妈，小乔都已经道歉了，她是过于紧张我，一时犯了糊涂，你大人有大量，看在儿子面上原谅她一次吧……”牛莉充耳不闻，将他的话打断，“你现在算什么身份？还没过门呢，就先给我来这么一顿棍棒！真要是成了一家，是不是该把你当成主子来伺候？”“阿姨，是我对不起您，求您别再说这些了……”苏小乔脸上滚烫，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当然是你不对了！难不成是我错了？受委屈的是我，你哭什么哭？看你这矫情的哟！今年都二十七八了吧？心眼没有针头大，脾气倒不得了，你怎么在社会上混？怎么料理这个家，怎么当贤内助？我儿子怎么放心交给你，啊？”牛莉的气色平复了少许，四处乱瞟的眼睛里满是挑剔，捏了捏鼻子又说，“你看看这地方都乱成什么样了？是人住的还是牛圈？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懒惰到这个地步？”周挺解释说：“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平时都忙工作，都是堆到周末才打扫的。”“敢情你们都是日理万机呢！家务不做也就算了，连吃的都拣现成的，吃这些垃圾食品，身体能健康么，要不要再雇个保姆来喂你们啊？”牛莉越说越来气，抓起摊在桌子上的薯条就扔，险些打在苏小乔脸上。周挺忍不住说：“妈，你没必要动这么大肝火吧？”“这么说我还有错了？她跟我道歉我还得满脸赔笑、低三下四的啰……我看你是让狐狸精迷住了！她做什么都没错，我说什么都过分是吧？干脆打发我走算了。”牛莉说，气冲冲地起身走进卧室。她的普通话带着家乡的吴侬软语，听起来不怎么火暴，却像细软的鞭子，尤其是最后这些话，苏小乔差不多就要跪地求饶了，周挺满脸通红。背后的门“啪”的一声关上，苏小乔顿时身子一软，雪人一般几乎倒下。才多大会工夫，施者与受者的关系就发生了逆转，发给人的脾气加倍地领了回来。事情就是如此荒谬，而自己更是荒唐透顶，不问青红皂白就乱开炮，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也许，和周挺的八年抗战让自己变了很多，从大学毕业到寻找工作，到生活的柴米油盐，已经把一個单纯的学生妹磨成了一个世俗女人，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了。

柳若颖曾经严肃地问过她，假如有一天你们的爱情有变，你该怎么办？她嘻嘻一笑，怎么会，那不是要我的命吗？

柳若颖愣住了，也明白了，这份感情苏小乔不光是用心，更是用生命来承载。她只能提醒一句：千万别让爱情冲昏了头！想起来确实有点后怕，心里头感激周挺为她辩护的话，如果刚才他也是学电视上那些男人一样只会巴结妈妈，而对自己大加训斥的话，她真算不准会有什么过激的想法。八年，对她来说，已经等于一生。人们都说生活如戏，已经开场了吗？开头都演砸了，以后该怎么继续下去……苏小乔追着地铁拼命跑，眼角的泪被风吹得凉飕飕的。

赶到公司的时候，还是迟到了十分钟。公司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她知道，自己的眼睛已经肿成了杏子。小辈们的QQ和MSN简直要炸锅了，苏小乔的事，早在昨天下午就已经传得众所周知。李忠良偷偷打量苏小乔那副憔悴的面容，心里忐忑不安，连续向柳若颖使眼色，见她毫无反应，就上MSN进行轰炸。“小柳，不要光打坐，快去问问情况呀。”“凭什么让我去？”“你们不是好姐妹嘛。”“谁捅的娄子谁去！拆完寺庙又进香，你不觉得太假慈悲了吗？”“我说你不要把好心当驴肝肺，那小白脸跟着小乔这么长时间混吃混喝，早应该把他的画皮撕下来！看她上当受骗又执迷不悟，我心里非常难过。”“得了吧，人家两相情愿，你管得

着吗？想拆散人家好追小乔，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差得远着咧……”

“你这鬼丫头，怎么说话的，好歹我还是你上司呢。”“是，尊敬的领导，您就是圣明啊，现在赶紧过去怜香惜玉，小乔后防空虚正需要安慰，说不定会感激得投怀送抱，一切如你所料，不久的将来就会和你步入教堂……”“你这个嘴……不行！我不能乘人之危……”说得正起劲，老板阴晴不定的脸忽然出现。老板见苏小乔也在埋首做事，不禁颌了颌首，“不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就算是天塌下来，工作仍然放在第一位。”说着走到李忠良那边，“说好今天交订单的？”“No problem！”李忠良轻松地说，从文件夹里翻出来，带进老板办公室。老板才看了几眼，就把订单摔了个天女散花。李忠良好不惶惑，公司上下无人不知，这份订单就是一车黄金，翻来覆去地改，一处处斟酌，直到前两天才完全定下来，怎么可能搞错呢？何况经过苏小乔校对，更不会有问题。他拣起一张来，顿时看傻了眼——订单的数据还是原封不动！老板当堂咆哮：

“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成天坐在那里就是当菩萨的吗？”“不是的，是……”“那你给我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这……这……”李忠良咽了下口水，没有说出来。“不要这个那个的，半小时之内我要看到一份准确的！”老板气呼呼地说，“出去！”李忠良灰头土脸地出来的时候，苏小乔跟他擦肩而过，面无表情地睨了他一眼。办公桌上躺着一份带着温度和墨香的报表，显然是刚从打印机里出来的。这才是苏小乔最终核对的订单，刚才不拿出来，也不提醒一下，就是故意的。李忠良心中很不是滋味，也许自己真是自作多情了。曾有人说，爱情是排他性的。在苏小乔眼里，周挺就是她的一米阳光。任何的介入都只是费力不讨好。“老兄，你 no problem 吧？”MSN 里柳若颖冲他眨眼。“没事，报表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个世界你得罪谁都可以，千万不要招惹女人。”“放心，黑锅是我一个人背的。”“你罪无可恕，知道你拍的那个老女人是谁吗？”“别卖关子了。”“周挺的妈妈，苏小乔未来的婆婆！”“滑天下之大稽！他们相好 8 年了，苏小乔没见过她？你就给我忽悠吧。”“是小乔亲口说的，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李忠良惊愕不已，抬起头看着苏小乔的空位子，突然觉得她有些自欺欺人，相恋八年竟不知道未来婆婆脸长什么样？到底是为了恋爱而恋爱，还是为了结婚而恋爱？女人往往都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总是经不起一次突然袭击。苏小乔不是没有准备，实际上丑媳妇早晚都要见公婆，没想到这一出差错，把事情彻底给弄砸了。柳若颖左一句右一句挖苦李忠良小人行径，没有他这一手，苏小乔也不会掉进火坑。现在，事情已经难以收拾。苏小乔和周挺的感情，不单柳若颖知根知底，公司里的十多个人都清楚，大家无不羡慕或嫉妒。苏小乔在公司三年多，算得上是元老级人物，除了人长得漂亮，工作能力远非一般人能比。就算是柳若颖这样能干的女人，也做不到她那样不计较报酬，在周末休息时间埋头苦干，非把任务提前完成不可。所以，苏小乔不但是老总的手下爱将，也是员工们敬重的大姐大。然而，在感情问题上她完完全全是个孩子。这时，苏小乔从老总办公室里出来，径直走到李忠良面前，李忠良赶紧偏过头去，装模作样地整理资料。苏小乔的眼中带着挑衅，把老总签字盖章后的报表递给他，一言不发地回到座位。就在一刹那，她真的想把报表砸在他脸上，最终还是克制了自己。这个家伙搬弄是非，居心不良，实在该千刀万剐，但是他揭发的是事实，如果他知道真相，或许不会陷害自己。事情已经一团糟糕，何苦再让大家看更多的笑话呢。李忠良偷偷观察苏小乔好几次，她一直默默地做这做那，就是不往他这边看一眼。这种无声的谴责，比雷霆大作还要让他难受。

仔细想了想，既然是自己挑起的祸端，他必须站出来承担过失，跟苏小乔的男友和未来婆婆讲明事情原委。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来到苏小乔面边。“小乔，这回真是倒霉催的，不过，你看看当时他们的样子，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所以……我才好心办了错事。”苏小乔不得不承认，照片中周挺母子暧昧的样子，是个人都会想歪了。何况牛莉那么年轻而且媚态，横看竖看，都很难联系到母子上来。不过，一提起这事苏小乔立马就烦了，“好心？要是不错你还想干什么好事？”“我……是想做点补救，下班我去跟他们谢罪，叫你婆婆不要怪在你头上。”“不用！”苏小乔冷冷地说，“你还嫌不够乱？还想从中搅和吗？”李忠良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下午上班也不见人影。

周挺来的电话，让苏小乔一直悬起的心稍稍安定，毕竟他是在乎自己的。周挺让她不要把昨晚的事放在心上，他正尽量给妈妈赔不是，让这场误会尽早烟消云散。为了顺妈妈的意，他已经答应带小乔明天一道回家给爸爸上坟。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没想到苏小乔一口回绝了。她明白，清明祭扫是孝道传统，但是这个月公司接单太多了，而且都撵在屁股后面。因为国外的合作企业没有清明和五一的概念，所以加班加点都得在四月底以前完成，所有订单都要经过小乔审核，不可能因为私事拖大家的后腿，否则五一假期就会全体泡汤。工作和生活她分得很清楚，无论怎么说，就是三个字“我不去”，周挺不高兴地挂了电话。

另外，苏小乔有个疑虑，在双方家长没有见面之前，周挺妈居然提出让她去上坟。一来她还无名无分，怎么能这么轻率？二来是不合习俗。在她们北方，上坟都是爷们儿的事情，女人只在家中下米做炊。怎么能一同去呢？苏小乔想不明白，拿起手机出了办公室。胡丽娜在电话另一头听完，说了四个字：不可理喻。“但是如果你不去，那就真的成了老妈子口中的忤逆不孝、目无尊长了。她的用意可能有两个：一是试试你对周挺到什么程度？这事可大可小。你真是紧张他，应该百依百顺，扫墓的事情顺理成章。你要是拒绝，她可就找到口实了，会挑你的不是；好一点的想法就是，在周挺的极力说和之下，她的气消得差不多了，准备化干戈为玉帛，让你去他们家过清明，就是认可你的一个信号，你说呢？”苏小乔认为分析得有些道理，但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当听苏小乔说她与周挺的事情家人还一无所知，让她继续保守秘密时，胡丽娜大吃一惊，八年的时间，到现在你还在瞒天过海？正要好好说她几句，忽然听到有人扯着嗓门喊她。她匆匆挂断之前，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可要走稳了啊，千万不要学我……”那时候，她们二人是公认的两朵姐妹花。一朵像玫瑰，热情开朗浓艳动人；一朵是百合，单纯清秀美丽大方。当然苏小乔是那朵百合了。大学毕业后，胡丽娜回家考上了公务员，天天就跟坐月子似的待在办公室，时间多得不知道怎么打发，一周好几次给苏小乔打免费长途，但是苏小乔往往没有工夫和她聊个痛快。直到前年胡丽娜闪电般恋爱结婚，两人的通话才少了下来。她的老公谭永辉小乔见过两次，一次是同学聚会的时候，第二次就是他们时隔半个月后的婚礼上。谭永辉是当地知名企业家，苏小乔之前略有耳闻。只是他比胡丽娜大了整整八岁，笑起来眼角开始堆褶子了。为此，同学们都窃议纷纷，苏小乔倒觉得没什么，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年龄不是问题。胡丽娜婚后忙碌了许多。

听她说，从迈进谭家大门的第一天，婆婆就开始手把手地教她做家务，每天早上吃过早餐后，婆婆都会把一天的家事列在纸上，她一一照做就可以了。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买菜回家做饭，如果仅仅是这些，胡丽娜是不会叫苦的，最让

她郁闷的是，婆婆总会找到说她的理由，哪怕是一道菜都可以大做文章。盐稍微多了一点，她就问胡丽娜盐巴是不是不花钱？公公一把年纪了，这么咸身体受得了吗？稍淡一点，她更有说的了，永辉口重你不知道吗？他成天在外忙活，回到家还没有一顿好饭吃，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丈夫？难道我们家穷到买不起盐巴了吗……好像她横竖都是毛病，胡丽娜又不能公然和婆婆对抗，成天别别扭扭，神经绷得像一张弓……苏小乔在地铁口的时候想起来，拨了周挺的手机，想请他妈妈出去吃饭，以示修好。不料吃了个闭门羹，周挺回答得很干脆，说妈妈明天要赶火车，需要早点休息，就不必大摆排场了。苏小乔心中一片惘然，挂完电话又想落泪。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坐着地铁从一头到另一头，两个来回之后才缓过点神来。开门进家，看见周挺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心里冒出一丝温暖。周挺抬头冲她一笑，拉过来坐下，“吃过饭了吗？”“没有。”“我给你下面吃好不好？”“还是先说说情况吧，你妈呢？”苏小乔问。在事情没有着落之前，山珍海味也吃不下。“我妈在旅馆呢，明早去退房。我们的事你放一百个心好了！儿子的决定，她不会反对的，昨天说的也就是气话而已。何况我的小乔又漂亮又懂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样的老婆了。”周挺的嘴巴抹了蜜似的，苏小乔被说得开心起来，又不放心地说：“我不和你回去过清明这事你得跟你妈说清楚呀，我们的事我爸妈那边还不知道呢，至少要先带你回家见见面才合规矩，是吧？”“对对，是我太着急给大意了。”“你们明天几点的火车，要不要我去送？”“中午的火车，你买些东西给我们送去，然后跟我妈说两句，这样显得比较有诚意。”

“你妈都喜欢什么东西，要买什么才能表达心意呢？”“你看着买吧，主要是人到情意到。”周挺说，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口问她要钱。苏小乔吃惊地看着他，一千元就这么花光了？比打水漂还快啊，难怪会老老实实在家等她。

周挺从后面把她拦腰抱住，在她耳边绵绵细语：“老婆，你看我妈头一次来北京，我得带她四处逛逛嘛。我一个大男人，在外面总不能让我为了钱缩手缩脚的吧，不然我妈会起疑心。”“没让你不花呀，可是这么大手大脚的，有座金山也不够啊？这先不说，月底你不是刚发了工资吗？”苏小乔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周挺有些发窘，“这不是还要给我妈生活费嘛。”一说到生活费的问题，苏小乔心中就不是滋味，周挺妈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她转账的，自从工作后，无论经济多么困难，哪怕是跟别人借，这一千块都雷打不动，如期汇到。苏小乔总是往宽处想：他妈年轻就守寡，把儿子养大不容易，现在身边无人照应，再没有点钱怎么行？从第一次转账开始，苏小乔在心中就认了这个婆婆，可是到头来，人家只当钱是儿子孝敬的，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苏小乔不乐意了，凭什么让我替你养老那么多年？而自己的父母呢，不但从没向她伸手要过一分钱，反而常常问她在外有没有难处。虽说父母都是退休干部，退休金足够他们衣食无忧，可是妈妈依然勤俭持家，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分用，十五块钱的排骨愣是可以喝上一周的汤。天下父母都是为儿女着想，抠下钱来给孩子。

真不明白周挺他妈怎么会如此心安理得，以为自己的儿子会印钞票？“现在我们也吃紧啊，再说现在我们不存点钱，将来有个急用怎么办呢？你跟你妈说一下，每月给600行不行？”苏小乔说着走进厨房，撕开一包康师傅，等着锅里的水开。周挺后脚跟了进去，“只有越给越多的，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呀。”“她是你妈，给多给少也要看个人能力呀，打肿脸充什么胖子？我们不能不为自己打算，如果长期这样透支，我们哪天才能买房子，什么时候能结婚？”苏小乔不悦地说，顿了一下问，“我们结婚你妈能支持多少？”“她哪儿有钱呀？”“这是什么话？”